

黃大徽×邢亮 《無|雙》變陣

黃大徽與邢亮，在香港舞蹈圈中，是兩個響亮的名字，但卻有點搭不到一塊兒。怎麼說？邢亮來自北京，科班出身，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，後來來港加入了本地現代舞的旗艦團體城市當代舞蹈團。他手長腳長，身體條件出眾，跳起舞來精準、優美，早年曾獲得法國巴黎國際舞蹈比賽「現代舞男子獨舞金獎」，被本地舞評人稱為「舞蹈金童」。這幾年將工作重心轉向編舞，作品曾多次獲得香港舞蹈年獎。黃大徽早年畢業於本地新聞系，中途出家投入表演藝術，一直以來與本地劇場先鋒進念·二十面體合作緊密。他愛舞蹈，自學摸索，一系列作品《B.O.B.*》、《1+1》、《Be Me》小格局中見奇想，獲世界多個城市不同藝術節邀請演出。

這兩個人，風格、經歷迥異，就好像一碗北京炸醬麵與一籠香港叉燒包，很難湊在一席上。但創作火花往往生於出其不意處。最近這兩三年，本來不熟的兩人常常相逢於聚會等各種場合，中間空隙時溜出去抽煙，你一語我一言，越談越覺得對方有趣，越聊越覺得好奇，忍不住技癢要在舞台上切磋一番。

於是在這麼一個兩人都覺得「最舒服」的時間點上，促成了這第一次的合作——新視野藝術節中由進念·二十面體製作的舞蹈演出《無|雙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由好奇出發 越work越有趣

黃大徽覺得邢亮有趣，看他過往作品，覺得動作的編排尤其出眾。「很多編舞都很感性的——不要問我為甚麼這麼編，我覺得是這樣就是這樣啦。看邢亮以前的作品，覺得怎麼這個編舞的作品那麼清醒，那麼結構性，那麼條理分明？很有趣。認識他以後，開始一起工作，一問他，他卻都說：沒有啊，沒有特別去想呀。他沒有想，但排出來的東西卻又有那種特質，讓我總覺得他會不會是那種計算得很清楚、清醒記錄動作的編舞，結果他說他基本上都是感性出發的。一個很感性的人排出來的東西那麼理性，好像和我剛好相反哦。我很理性（「超級理性！」邢亮忍不住插嘴），出來的東西看起來很理性，但總有一種氛圍，有很感性的東西在裡面。」

在藝術中，還有甚麼比矛盾更迷人？

「就好像 Pina Bausch，基本上她



很脆弱，但在很脆弱的地方爆發出很大的力量，這對我說很有趣。」黃大徽說。

在邢亮眼中，黃大徽未經學院訓練的身體動感有種特別的魅力，「不是科班出身的雕琢過的精細，有着很粗糙的、某種衝突在身上。」邢亮說，看黃大徽跳舞很有趣，看他的作品更覺吃驚，「原來他是這麼去構造形體的表達方式的！當我們一起工作、聊天的時候，會知道他的東西是有着那麼清晰的結構；但當我們去試身體接觸的時候，又發現原來他的身體那麼感性。他經常說：動的時候，我幾乎不要我的大腦思考，要讓大腦來不及思考。那個動感對我來說是很得意的，不是美不美，是很得意，吸引你去和它有種互動和溝通，你看到會想進去，而不是只想在外面看一下。和他一起合作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surprise。」

這次的合作從半年前就開始醞釀，試圖從「鬥」與「混沌」兩個概念出發，找到一些立足的點。「《無|雙》要講甚麼？不如把兩個人合作時會有甚麼樣的事情出現，作為一個簡單的依歸。鬥是鬥爭，是衝突，藝術就是從這裡而來。而我們兩人之所以走在一起，是因為堅持想做不是我們一貫做的事情。兩個人都要放下自己固有的方法，那混在一起的東西一定是個混沌的狀態。從這兩個很大很闊的概念出發，看看有甚麼可以做出來。」黃大徽說。

是跳還是動？「有分別咩？」

合作不僅是意念和思維上的交流，兩人也親身上陣，在身體和動作上尋找交錯。汗水淋漓的「埋身肉搏」，對觀眾來說，是截然不同兩種風格的碰撞，可觀性很值得期待。

黃大徽笑說很期待觀眾到時的觀感。「邢亮一直在變，在現在這個階段，他不斷去看自己從前是怎麼動的，思考怎麼從從前走到未來。他越來越不想跳得像一個專業的舞者，這和我剛好相反，我好像是要去模仿一個專業的舞者，兩個人剛好調換了。」

他回憶自己早年在歐洲參加工作坊，導師是威廉·佛塞舞團的團員，曾對他說：「阿 Dick，你的動作很奇怪很有趣呀，你好像甚麼都是 off（模糊）的。」「是啊，可能那個 off 就是我特別的地方。」黃大徽說，「和邢亮合作，不僅是意念和構思不斷在影響大家，身體的運用也是在互相影響。他很開放。對於我的動作，有些所謂的專業舞者會是『渺』的——甚麼來的？他卻一點也沒有。」黃大徽說，半途自學舞蹈的自己多年來一直夾在尷尬的邊緣地帶，「一半在劇場，一半在舞蹈，最壞的時候，跳舞的人不覺得你在跳舞，做話劇的人不覺得你在演戲。」他形容有很長一段時間，自己甚至很「反」舞蹈。「為甚麼一輩子都要模仿別人怎麼動？一輩子在想瑪莎·格蘭姆怎麼跳你就要怎麼跳，做得一樣就是好，不一樣就不好。尤其在�港，我對某些專業跳舞的，是有一種抗拒的。他們欣賞我的演出後也只會說：『阿 Dick，你動得很好看啊。』我就會想：怎麼不說我『跳』得很好看呢？到底是甚麼問題呢？也許是因為我沒有那種技巧吧……那些問題一直很困擾我。」直到他遇到伍宇烈、陳敏兒、梅卓燕和邢亮等舞蹈家，才鬆下來，「還是有人可以看出來舞蹈不一定要怎麼，而是可以這樣、這樣、這樣。」

是跳還是動，是符合專業標準還是自學表達，又有甚麼所謂？邢亮認為黃大徽的話正正切中問題核心，已經「講得很透」了。

黃大徽身上的「off」正是邢亮所好奇的；作為科班出身中的佼佼者，現在的邢亮更渴望突破或拋棄那種科班加於身上的細緻與精確，去向一個自然的身體靠近。「和 Dick 工作時，有時他在暖身，我在鏡子中看他，自然覺得一種魅力。之前他看我們倆一起照的照片，說我每一個動作都是 perfect，準確到呢。我就說：『對啊，你知道嗎，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悶的事情。』包括排舞的時候，我都很喜歡他那種似是而非、似像不像的含糊的動法。現在在給年輕人排舞的

時候，會發現他們有一個所謂的專業的標準，比如當我去到一個動作的時候，他有對於某種精確的追求。但是當你去看一個舞，或一個人的動的時候，愈是這樣去欣賞，它愈是呆板僵硬——太完美了。一個完美的東西，就是個很硬的東西，沒有生命的柔軟在裡面。但當你讓演員去即興的時候，那個東西是我排不出來的，但恰恰是我要的。現在這個階段，我一心想回到一個最原始最本初的很自然的地方，但當我自己的在做動作的時候，恰恰那個 perfect 的東西佔了很大的分量，很難回到那個自然的狀態。所以我現在很喜歡做即興。我這次也和阿 Dick 說，如果到了最後我們有了一個大結構了，到時我們可能就即興演出，也可以。不會再有那種安全感的束縛，或者是對於意境和美的考量，我現在已經不考慮這個東西了。」

「是跳還是動？完全沒有問題。魅力在哪裡？是你在舞台上的狀態，狀態對了，怎麼動都是對的。你的 motive（動機）是很重要的。」邢亮如此說。《無|雙》中的二人，會帶來甚麼驚喜？



歌舞劇《仰歐桑》： 唱響苗族最美麗的歌

10月27日晚，大型苗族歌舞劇《仰歐桑》在貴陽大劇院精彩亮相。該劇改編自傳唱在貴州苗族聚居區的同名苗族神話愛情敘事歌，被譽為苗族「最美麗的歌」。

「仰歐桑」（又名「仰阿莎」）是苗語譯音，意為清水姑娘。相傳仰歐桑生於黔東南州的清水江畔，她勤勞、勇敢而美麗，後來與天上的太陽神一見鍾情，卻遭到不懷好意的烏雲破壞而分開。後來，烏雲的詭計敗露，太陽神怒火中燒，迷失心智，化作巨大的火球向烏雲報仇，並引發天地大旱，萬物乾枯。仰歐桑毅然奔向太陽，化作雨露滋潤大地，萬物復甦……

在該劇中，「仰歐桑」之美不僅僅在於容貌，更在於為天地蒼生勇於獻身的精神。仰歐桑為拯救天下蒼生而獻身，其心靈為大美；太陽為東方的和諧安定而不惜遠離天庭，甚至犧牲愛情，堪稱壯美；太陽和仰歐桑都把愛情與生命之舟搏弈於生活的險浪之中，共同譜寫了一曲令人扼腕的悲壯的生命樂章。

在貴州，美神「仰歐桑」就像廣西的「劉三姐」和雲南的「阿詩瑪」一樣，是善良、勇敢、美麗的標誌，是苗族女性的精神圖騰。《仰歐桑》的歌謠在清水江畔世代代傳唱。

「現在50歲以下的人基本上不會唱《仰歐桑》了，60歲以上能唱的已寥寥無幾，更不用說再傳唱開來或者傳承下去。」談及《仰歐桑》的現狀，苗族作家韋文揚憂心忡忡，這也就是他創作這部歌舞劇的初衷。



■美麗的仰歐桑誕生於清水江畔，是所有苗族姑娘的精神信仰。 張文斌 攝

83歲歌師唱誦大美「仰歐桑」

歌舞劇《仰歐桑》融黔東南州苗族的歌曲、舞蹈、器樂、服飾、習俗五大特色資源為一體，且含十多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，再創昇華出一個史詩般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、美麗動人的苗族美神仰阿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西江千戶苗寨寨老、83歲的苗族歌師侯天祥在劇中用苗語演唱了四段原生態古歌。這不僅起到了串場作用，也讓觀眾彷彿置身苗鄉。

「就像藏族有格薩爾王，苗族也有仰歐桑。」為了突出歌舞之鄉的特點，張建民特意加入了很多具有苗族特點的舞蹈，「芭蕾、踢踏舞等西方舞蹈的腳步動作比較多，東方舞蹈則注重上肢動作。而苗族舞的特點是手腳的動作都特別多，這種文化特別獨特。」

據了解，《仰歐桑》去年登陸國家大劇院，這也是建國以來以描寫苗族風情的大型歌舞劇在頂尖舞台上的「首秀」，頗具歷史意義。該劇曾榮獲第四屆中國戲劇文學獎金獎，今年又榮獲第十三屆精神文明建設「五個一工程」優秀作品獎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曉寧 貴陽報道

實景版《青蛇》揭幕2014烏鎮戲劇節

2014年第二屆烏鎮戲劇節日前開幕。中國國家話劇院知名話劇導演田沁鑫的烏鎮水上實景版《青蛇》作為開幕大戲在烏鎮水劇場驚艷亮相。閉幕演出則是美國話劇最高獎托尼獎得主瑪麗·辛默曼導演的《白蛇》，《青蛇》和《白蛇》在烏鎮戲劇節遙相呼應。

田導量身定製《青蛇》

第二屆烏鎮戲劇節主題緣自希臘文 Metamorphoses——「化」，同時取自《易經》恆卦中「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；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」。烏鎮戲劇節發起人、藝術總監賴聲川說，

「化」代表了人生互古不變的道理「變化」，而最能代表「化」這個主題的就是神話故事《白蛇傳》，所以這屆戲劇節包括了《青蛇》、《白蛇》。

據介紹，《青蛇》是烏鎮水劇場翻修之後上演的第一部戲。此次演出的《青蛇》並非之前全國巡演的版本，田沁鑫此次結合水劇場露天環境特別定製此版《青蛇》，最大限度地將劇場中的水和劇情結合在一起。水劇場舞台背後連綿的明清老建築群，馬頭牆、觀音兜，高聳的白蓮古塔和飛簷翹角的文昌閣和水幕在斷橋後噴湧而出，讓這場演出的視



■《青蛇》劇照



■水戲台實景版《青蛇》

覺效果極具衝擊力。

開幕式當天，烏鎮的雨十分配合《青蛇》劇情。白蛇和青蛇出場便開始下雨，等到白素貞進了雷峰塔，雨就漸漸停了。田沁鑫說，團隊這兩天都在祈福，希望今天不要下雨，今後三天不要下雨。但烏鎮待客的方式可能就是下雨，所以冒雨演出了。

《萬曆十五年》內地首演

此次烏鎮戲劇節持續11天的戲劇不停轉舞台，四個全新表演和對話場所的開闢，將帶給新舊觀眾們17台國際知名大戲，同時比拚12齣青年競演的戲劇作品，傑出藝術家超過300組的古鎮嘉年華團隊將用最原生態的表演為烏鎮的旅客帶來近1500場演出。

今年戲劇節的特邀劇目將由上一屆的6部增加到17部，除了田沁鑫的《青蛇》作為開幕大戲連演三天，以及《白蛇》作為閉幕大戲，還有韓國美醜劇團的《牆壁中的精靈》、孟京輝的《女僕》、林兆華的《拍案驚奇之一鳥六命》等。此次烏鎮戲劇節，也是《萬曆十五年》首次來中國內地演出。

當天，烏鎮戲劇節主席陳向宏，發起人賴聲川、黃磊、孟京輝，評委會成員田沁鑫、史航、周黎明等人出席了開幕式。賴聲川在答記者問時說，烏鎮戲劇節是最艱難也是最簡單的一個夢，為世界優秀戲劇展示搭建了一個好平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施倩 浙江報道

蘇澤光上任港樂新一任主席

香港管弦協會有限公司（港樂）日前宣佈，其董事局經投票選出蘇澤光 GBS, OBE, JP 為新一任董事局主席。蘇氏自2007年成為香港管弦協會董事局成員，並由2010年起出任副主席。

蘇澤光早年在政府任職，於1978年轉職商界，先後投身證券、銀行及地產行業，其後於1985至1992年擔任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，並於2007年起出任該局主席。2007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間，蘇澤光曾擔任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。蘇澤光為太平紳士，並於201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，同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學博士。他亦於不同私人及公共機構，擔任董事會或委員會成員等職務。

對於出任港樂新一任主席，蘇澤光表示：「被選為香港管弦協會新一任主席，我實在感到十分榮幸，亦很高興能為這既以香港為家、同時亦國際化的管弦樂團服務。我十分期待可繼續帶領港樂實踐其使命，將音樂欣賞和教育推廣到香港社會和以外地區，以卓越的演出及

其國際上的重要地位，為音樂和社會作出貢獻。」

董事局及行政總裁麥高德則表示：「很高興蘇澤光先生成為港樂董事局的新一任主席。在未來數月，我們將有很多令人期待的演出，包括演奏及灌錄華格納指環四部曲之《萊茵的黃金》，緊接着更將到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城市巡迴演出。我們期待與蘇先生的緊密合作，並與董事局攜手將樂團推向更高峰，進一步向成為世界頂尖管弦樂團這個目標進發。同時我們亦藉此機會向劉文生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，多謝他過去六年在主席的位置上，竭力投入樂團事務，作出非凡貢獻。」



■蘇澤光